

云边路

甜夜

甫跃辉

甘蔗林，是比油菜花地更茂盛的存在。待在里面听外面，脚步声，说话声，鸡叫声狗吠声，都离得远远的，恍若另一个世界。我独自待在这完足的小世界里，阴凉，荫蔽，幽暗，蟋蟀在叫，蚂蚱在振翅，甘蔗在拔节，所有响动和事物，恍若是我的一部分。一阵风过，飒飒声响起，抬起头望，午后阳光如碧波万顷，在头顶鲜明动荡。

我们还在家里的甘蔗林里种西瓜。不记得是谁种下的，也可能是随手扔下的西瓜籽吧，总之是长出了西瓜蔓。是一块稍微开阔些的地方，阳光可以透下来。瓜蔓在珍贵的光亮里爬行，长出一片叶子，又长出一片叶子。然后是，一朵花，又一朵花。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看。黄色的小花干瘪了，冒出一个圆形的毛茸茸的小球儿。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西瓜一天天长大，旁边又有了第二个西瓜，再没有第三个。就这么两个西瓜，慢慢地一天一天长大，最先冒出来的那个，渐渐长到碗口大了。圆滚滚的模样，比我见过的世间任何的西瓜都要让我欣喜。而这时候，甘蔗已经成熟，甘蔗林氤氲着浓郁的甜味儿。

砍甘蔗前几天，摘了西瓜，只有那个大的瓜瓤是水红色的，另一个，瓜瓤都全白着呢。这真叫人惋惜。但不等我过多惋惜，热闹收获日到来了。

家里人手不够，请了村里好几个帮手。带上早已扭好的稻草绳，带上早已磨锋利的砍刀，带上早已准备好的肩杠，推上早已维修完备的手推车，浩浩荡荡地，朝甘蔗林进发了。甘蔗林离家不远，村外几步便是。很快，众人来到地里，埋头苦干起来。我那时候在做什么呢？这么多年后，我只记得一件事了。

那天，家里买了甜白酒（醪糟），我吃了一大碗。在甘蔗地，我妈让我去拿地边的一捆稻草绳，我沿着田埂走过去。走着走着，身边的地晃荡着，草茎晃荡着，草尖的露珠也晃荡着，一切都凑到鼻子尖了。总算走到稻草绳边，身子一歪，整个儿大大地翻转过来，湛蓝的天空如一块湿漉漉的毛巾，严严实实盖在脸上。身下是黄色的稻草绳，柔软如同梦境。想要挣扎着站起，却被突如其来的甜香气息击中，世界动荡而鲜明，我如此渺小……

我醒来时，甘蔗林已然荡然无存。甘蔗一捆一捆地横在田间，正待搬运出去。没人搭理我。许久，才有人敷衍似地回一句，刚才去哪儿了？嗨，这我哪里知道呢。

甘蔗一捆一捆垒在村路边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高高地一直垒得靠近枇杷树杈。夜里得有人守着。谁来守呢？最终约定的人选是爸和我。

对于这件事，我是时常疑心的。但在我的记忆里，分明是有这样一个夜晚啊——

夜色降临，人声渐弱，灯火渐稀。爸和我躺在甘蔗堆中间的凹槽处，身下是薄薄的草席，就如甘蔗林里那两个西瓜。说了一会儿话，爸睡着了。劳累一天后，他的喘息声粗重而均匀。

我仍然醒着。醒着听到老鼠吱吱叫着奔逃；猫从屋顶掠过，不小心踩翻了一块瓦；夜鸟在不远处的背后山上吃语；然后是虚静……猛然，于虚静里发现，满耳是虫鸣。蟋蟀？蚂蚱？或许还有别的，唧唧唧，唧唧唧……这是夏末了。一勾新月凉如水，月光缠绕了这稠密的虫鸣；银河高悬头顶，辉煌壮阔，从东北到南方，横跨整片夜空。忽然，一颗流星划过。我刚想叫出声，又一颗划过，然后又一颗，又一颗……倏忽而来，倏忽而逝，如此短暂，如此明亮。我不再讶异，不再惊惶，只是让自己沉浸在这夜的黑暗和光明里。周围的甘蔗也沉浸其间。我听得见，它们的喘息声也是粗重的。每一次呼出的，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甜味儿。我被这甜味儿裹挟着，有几分飘飘然，有几分昏昏然，像个喝醉酒的人。对的，是喝醉了，那白天初次尝过的醉酒的滋味，再次袭来了。

就这样，我睡着了。就这样，许多年后，我非常疑心，这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夜晚。

“妾乘油壁车，郎跨青骢马。何处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”一个浪漫的故事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西湖边开始了——俊雅郎君的青骢马颠出断桥湾，皓齿蛾眉的油壁车傍山沿湖缓缓而行，两者不期而遇，马在车左，车内女子便左顾；马在车右，车内女子也便右顾，四目相视，擦出一见钟情的火花……关于南齐名妓苏小小的故事，由此拉开了帷幕。

六朝时代，刘伶纵酒，嵇康抚琴，阮籍佯狂……竹林七贤崇尚清谈和玄学，他们张扬个性，一派“真名士自风流”的率情任性。在“令人长忆”的南齐大诗人谢朓发出清新俊发的歌吟时，一位名叫苏小小的女子也在覆着布幔的油壁小车内，吟出自由大胆表白——后人称之为《苏小小歌》。她堂而皇之在水边松林间自由地观赏，不受世间礼仪的束缚，把自在的行踪和意趣独标于男人世界，不能不说是女性的奇迹，也是那个时代的奇迹之一。

但“油壁车”和“青骢马”的“同心”只是一场为时短暂的欢愉，那个叫阮郁的年轻人赢得了小小的初恋，不久便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苏小小固有的对社会、世俗人情的认识获得了无误的实证，同时也让人据此生发出对苏小小的无限想象……别人视为非善之地的青楼，她安心听命，没有恨天怨地，只是把存身的空间和从事

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，此话深觉不虚，是因为每到这时候，日常生活的节奏就自然被中断。比如家中存的旧报纸、空饮料瓶，平时觉得碍事了，拨一电话，小区收废品的夫妻就会登门来取，早一天晚一天都没关系。若在年跟前大意了，迟一天电话，便会得到“哎呀，我们已经回家过年了”的回音儿。

而转年开工的信号，也是首先看到他们的身影在小区出现。紧接着，是超市里的早点铺、马路对面的快餐店开张，到连我的手机上都有卖碟的店主向我推送信息，属于我的新一年就算是运转起来了。

虽说开始了，但远没到万象更新的时候。风还是那么硬，身上的羽绒服，就还得审慎地穿着。北方的春暖花开，要到三四月份。那时，小区里会出现一类人的身影，就是为我们打理花园的花工。

守着这花园近二十年了，打理它的花工肯定不止一拨。加上我重度的脸盲症，不是哪一个我都记得。但有一个花工例外，我不仅记住了他，而且，他还成为我第一个植物启蒙老师。

他何时来的我们小区，记不清了。但我记得他，始自我对植物感兴趣并想弄清它们的名字之时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就开始喜欢格物致知，而我喜欢的作家黑塞，又有一本《园圃之乐》，是我的灵魂书之一，读着它，不自觉也将我居住的小区花园，看成自己的园圃。虽说不能像他那样亲自打理，但是观察并记录，也是生命乐趣之一。就此他还说过更安慰人的话：“如果对世界不抱太大希望，反而安静地观察它，总是会有收获的，这是受世间宠爱的成功人士所不知道的；观察是至上的艺术，是一种精致、有益且有趣的艺术。”

当然，出入花园，我还想做一件事：晨跑。不过说到锻炼身体这件事，我可真是漫不经心。一边跑一边还拿着手机，一碰到人眼的花花草草，就忍不住停下来拍。真是辜负了锻炼二字。有天也是这样三心二意地跑着，经过一排海棠树，猛听到头顶一声断喝：跑什么跑？拍什么拍？一抬头，树丛间冒出一张皱巴巴的窄条脸来。正是他站在木架台上，手拿一把剪刀。见他脸上挂着笑意，我便把所拍的花草照片给他看，有些我只选择了局部，他看不出所以然，所以就语带不屑地说：你拍的是啥呀。但对有些，他则惊奇：咦，这地方在哪儿？当他把拍摄地点指给他，他也忍不住感起兴趣来。这是我们接触的开始。慢慢地，我习惯了他的直来直去，他也

习惯了的不算多高明的画派照片。面对植物，我大概属于审美主义者，一朵残花都想拍出美来。而他眼里只有实物，如同医生或者家长，明白自己的病人或孩子，身体哪儿出问题了，又何时需要补充营养。从格物致知的角度，我是该向他学习的，所以，我愿意在家门口，认下他这么个植物老师。

别看我们小区花园不大，但是将里面的植物各个认清，也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。先不说每年春上渐次开放的山桃、杏花、桃花、榆叶梅、樱桃，你即使把网上辨析文章对照着实物来辨，也还是会在心里打一百个含糊。何况这园子，很有些根本叫不上名或从没人注意到物种。有年他拿小区角落里两棵树考我，我说不就是椿树吗？他说叫火炬。我将信将疑，一树绿叶子，火炬在哪儿？他眨眨眼说：嘿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果真到了秋天，九月中的样子，某天散步时望向它们，一树的火红。首先是叶子转红。到后来叶子掉光，果实高挂。其形状，可不就是一枚枚火炬吗？原来，植物的命名，有的是根据花，有的是由果的命而来。有时，他新栽了小苗，也会拿来考我。就像禅师一样劈头就问，好像很喜欢看我犯蒙的样子。之后他便启发，“你经常吃的东西，知道吗？”见我实在猜不出，他便道：桑树苗啊。这种突如其来的来回考问，让我也不得不变得上心起来。在微信上记、在书里查，植物名确也认得越来越多。待他再出考题，我已能迅速作答。他便一笑：哦，这个你记得啊。就像个老师。园子里紫薇开花时，他还告诉我，花都开在新枝上。所以，老枝扯新条，也是在为开花做准备。

一年年下来，小区里的植物，一闭眼，就在我脑海中形成一个植物图谱。哪几种着几棵桃树、哪儿有海棠几棵，映出的都是它们正在长的样子。樱花开花的时候，我再不会将它认成榆叶梅，因为四季轮回中，我已拍过它结的樱桃果。跟他交道打多了，慢慢知道，他



花园里的植物课

孙小宁

学历不高，只是家中种有果树，所以自小就学果树的嫁接与剪枝，进而练就一手园艺技能。植物的名字，大抵他只知道俗名，每当我把从书本上得来的学名拿来和他辩驳时，他便说：你说的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一直叫它XXX。他那一口不知河北哪一块的普通话，有时真是听不准，恨不得拿本字典给他，让他指出对应的字儿。

但这显然有些难为他。老实说，他根本不较真所谓的学名。但是什么时候给树剪枝，什么时候浇水，怎样让果树落果，怎样让那些不结果的景观树看起来好看，他都门儿清。小区的桃树被他照着看，年年结一树小桃。我没有搞过，便问他甜吗？比大桃甜多了。他痛快地说，带一种各种桃子都尝过的过来人的欢畅。

他的离开，事先没有任何征兆。某天，一队人马突然就进了花园里，又是翻地又是整枝，我还傻傻地问：喂，先前的那个人去哪儿了？均不做回应，我只好汕汕离开。后来渐渐发现，这些人到底和他不一样。他们更像候鸟，干一通活后就撤，仿佛钟点工，是接了订单来的。缺了这天看护的功夫，我拍过的那棵结桃子的树，转年春天，身上就爬满了蚱壳虫，看着好一阵心疼。

其实他来的时候，在花园里见到他，也并不一定都在劳作。有时就是在闲转。晚上还看看灯下老人下棋什么的。我曾好奇地问他：作为花工，你什么季节相对清闲？应该是冬天吧？他听了老不乐意，冬天要剪枝啊。其他季呢？要么浇水。要么打药。哪有闲工夫？最后一句很关键：不忙，还不回家？谁要你呀。

果真就是这个理由离开的吗？那他心里不定怎么委屈呢。当然，外来工用工的事，从来原因复杂。我只是在心里叹息，再不会有人这样，随时随地跟我交流植物的事儿。真是现场教学啊。比如，说到剪枝，我曾问他你怎么判断哪些枝该剪，他说，这就是一种感觉。你看我天天在花园里没事转，那是在看呢。什么枝该剪，不是你站在树下才去判断。

热爱黑塞，又还不能像他那样亲力亲为为打理园圃的人，终还需要这么个活生生的人，参照着，去理解植物，也接地气地看待生活。但如此与自己生活轨迹不同的人，终究还是会出现了又隐去。不过，出现过，终究还是不一样。毕竟，因为这花园里的植物课，我已精进不少，再到开花草长，我肯定会想起他，当然，也会想想自己的生活。

热爱的黑塞，又还不能像他那样亲力亲为为打理园圃的人，终还需要这么个活生生的人，参照着，去理解植物，也接地气地看待生活。但如此与自己生活轨迹不同的人，终究还是会出现了又隐去。不过，出现过，终究还是不一样。毕竟，因为这花园里的植物课，我已精进不少，再到开花草长，我肯定会想起他，当然，也会想想自己的生活。

笔会

柴皮岭
(纸本设色)
崔强

小女子，大性情

——话本《西冷韵迹》读后

山谷

因为理智，与阮郁之爱的无果而终，她没有要死要活——

“不求天长地久，但愿曾经拥有”，这种当代年轻人的价值观，奇妙地在苏小小身上有着鲜明的印记，生命的真乐趣，包括“从来如此”的男女悦慕，在她看来无非“今日欢，明日歌，无非露水”；暂时有，霎时空，所谓烟花”，只在于过程而不在乎结果；而她与身俱来的这种价值观过人之之处在于：是出于理智而不是出于激情，是清醒的选择而不是感情的俘虏，是听从内心的呼唤和需求，而不是受世俗的影响。

因为清醒，周旋于青楼之间，她没有感到屈辱痛苦——

“家住西冷妾姓苏”，对身不由己的家庭出身，她心平气和，对“非金屋之命”的认识不是认命无奈，而是淡定从容。对自己的风尘沦落，她没有无名氏《忆江南》中：“莫攀我，攀我太心偏。我是曲江临池柳，这人折了那人攀，愿

爱一时间”的满腔难言的悲愤；也没有嫁人侯门，“抱憾幽之衾，拥迷瞞之被”的虚寒，而是在一个被世人视为不洁的地方，做一名出类拔萃的佳人，这种超越现实生涯的与众不同，以独特的行为方式和认知态度，显示自己的存在价值，显示本体生命的自主、自重、自尊意识，这种本质是心灵的高远而不是肉体的贞洁，以精神的向度取代身体的困窘，一旦能自主地把握自己，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，也就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……

因为慈悲慧眼，资助鲍仁进京一试身手，她不求任何回报——

“豪华非耐久之物，富贵无一定之情”，这种蔑视荣华富贵的理念，是她对人生透彻理解的一部分，“资助”一事就成了她的人生实践，其通达之处超越了常人认知，达到受资助者鲍仁所总结的：“人之相知，贵乎知心”的高度。

“妾本钱塘江上住，花落花开，不管流年度”，对“交乃浮云，情犹流水”的世相的认识，对精神追求的大胆和对

而是当你走过去的时候，一剪子下去，就齐活了。

不得不说不，他随口说的话，我常常还在琢磨。

以我多年的小区居住经验，这样的外来工走了，就很难再见。谁碰上今年节后，我刚开始上班，竟与他遇上。还是在楼下那个花园里。那天心里有事，回家气闷，就想外面透透气。刚迈上花园小径，一个穿黑皮夹克的男人便站在了面前，一转身，我立马脱口而出：你回来了？他说：没回来，只是朋友叫过来玩两天。我说也真是见了鬼了，整个冬天晚上我都不出门的。他笑，但又认真地纠正：见鬼这话可不能轻易说。那就说鬼使神差吧，反正真是没想到。现在哪干活呢？没有，马上要去找。干嘛不继续干这个？不是干得挺好吗？嗨，我得找个能挣钱的活儿。什么活儿你想？

我顿了顿，这听来可是个重体力活啊，他，一个看着奔五的人，人精瘦精瘦，能拿起来吗？何况，一只腿还不利落——什么病根儿落下的，我都一直没好意思问。会很累吧？我只能这样提醒。那没办法啊，这两年家里走了仁人，他们生病都借了钱，如今还得。有多少？六七万吧。他掂量了一下，又说：我可不像别人那样，借着钱还心里踏实。

原来他离开，有这个原因。每一个外来工身后，都可能有一个沉甸甸的家庭，以及各种各样的背负。不知怎么劝慰，就只能说，你悠着点儿。他很快又变回平常的满不在乎：先尝试干，不行了再干老行当。那还回这里吗？不回了。这我倒接得迅速，又笑着补一句：人挪活，树挪死。

好一个果断选择。此时又见他话锋一转：我明天要走了，你还不知我姓什么吧？我说不知啊。还真不知。要说真是可以的，认了这么久一个老师，竟然是只问花事不问人事。他认真地说，我姓董。紧接着他又问我：你是干什么的？看你每天也很闲的，一月挣多少钱？我说，你难道不知这些都是隐私吗？不告诉你。他说，我都要走了，告诉我又有什么关系。我说，那好吧，就告诉你一个，我呀，也很辛苦的，天天对着电脑爬格子。哦，是作家啊。我说，你还知道作家？我，只能算坐在家。你看，坐家不出门，一出就遇上你。说得他也乐了，再次说，明儿一早就走了，以后，还真不一定能见上呢。

是的，不一定。在这茫茫如海的都市里，许多的朋友，都不能再见面上面，何况是他呢。我们的因缘仅限于一段时间，在同一座花园，他看我拍花、问植物名，我看他浇水、除草。彼此都觉得对方很清闲，脑子里不用掏事。但这都只是我们留给对方的一面而已。每一种职业、每一种生活，都有契诃夫所说的那种“令人生厌的日子与时刻”。但我们往往只在意自己那部分。只有近前一个人，也把他的一面敞开，才好能对照出来自己那份，多么不叫个事儿！

社会、人生的冷静从容，甚至对物化形消后的身后事都没有任何要求。统统源于她对生命的懂得和对活着的全部意义的透彻理解。

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于能够把握自己，自由自在。

生命的真谛其实不在长短，在于死无遗憾；生活的要义在于质量，在于不重复逝去的时光，在于不停歇追求的脚步；太阳每天都是新的，日子不能每天都是旧的。

一个女子把人的大性情在天地之间最大程度地张扬开来，其精神高度和强烈意识，洒脱到让后人不能不敬佩。不论是文人的赞扬还是民间的肯定，苏小小的青楼身份都变得无关紧要了，她的豪情义举、侠骨柔肠得到了充分赞扬，这种“英雄不问出处”，显现出“民间”的可爱之处，也是人性的可爱之处。

西湖之美不仅在山水，也在于人文，在张苍水、岳飞、于谦等人的正气歌外，还有关于一个青楼女子的潇洒、浪漫。一颗弱小生命的流星在水边划出一道光芒，这正是西湖的奇妙之处。

西泠桥畔的苏小小慕几经劫难，依然静立，旁边湖水波澜不惊，由此结同心的仰望和对自由追求的精神向度，诗化了周边的景致；青春的歌吟、争取女性自由的声音，穿过一千六百多年的时空，依然在山水之间回荡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